



张世铮
撰著

话昆曲

程曙鹏
整理

中国书店

话昆曲

张世铮 撰著 程曙鹏 整理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昆曲 / 张世铮撰著; 程曙鹏整理. —北京: 中国书店, 2018.1

ISBN 978-7-5149-1863-2

I. ①话… II. ①张… ②程… III. ①昆曲—研究

IV. ①J8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4959 号

话昆曲

张世铮 撰著 程曙鹏 整理

责任编辑 杭 玫

出版发行 中国书店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装帧设计 大观世纪

印 刷 三河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2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9-1863-2

定 价 98.00 元



序 言

张世铮先生，资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他也是昆曲史上著名的一代“传”字辈老艺人包传铎先生、周传瑛先生和郑传鉴先生的嫡传弟子。

世铮先生 1953 年进入浙江昆剧团，是经典昆剧《十五贯》剧组的主要成员。他从十三岁开始，直到现在年近八十，一直活跃于昆曲的台前幕后。六十多年来，他不但坚持演出，还参加剧本的创作，曲谱的撰写，文稿的出版，海内外的讲学和传承。

本书就是世铮先生把自己这一辈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所经历，记叙下来，交给社会留给历史。

本书不是大作家写“张世铮”，而是张世铮写“昆曲”；他不是写“我是昆曲之末”，而是写“昆曲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也不是为昆曲歌功颂德，而是道尽昆曲艺术在这六十多年的酸甜和苦辣。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

世铮“话昆曲”，有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昆曲文化，关于昆曲的“上层建筑”，即《论理》的八篇。二是关于昆曲艺术，关于昆曲的“四功五法”，即《谈艺》的十四篇。三是《说事》，在一百来个小故事中讲出六十多年的真人和真事，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段活生生的现代史。这是近五百年的昆曲史中不可或缺的六十多年。一论文化，二谈艺术，三说历史，这是每位老艺术家晚年应尽的责任。世铮先生认为自己应该勇

挑重担。

世铮不是昆曲理论家。他的论理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学术研究，而是对自己六十五年来的舞台实践做出理性的思考和提出理性的认识。因此，也就显得特别宝贵。所以，我们鼓励他论理，不仅是由于他的论理观点，更是由于他的论理作为。

世铮是属于舞台的。舞台人习惯于在全剧闭幕时向大家谢幕。于是本书也在最后策划了简短的一篇《谢天地》。世铮先生在这里不但总结全书，也总结人生，还托付了未来。他再三感谢大家，甚至于自己的所有学生。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真。

世铮强调，《论理》中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他自己的看法；《谈艺》中的每一个心得都是他自己的体会；《说事》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他自己的亲历。所以，他不请“枪手”，全书第一稿中的每个字都是他的亲笔。所以，虽然“话”“论”“谈”“说”“谢”为“言”部，但本书并非“口述”，不是“口说无凭，言不由衷”。世铮耿直，平生信奉“有凭”。为此，本书不望伟大，不求拔高，不加渲染，不为催泪。本书求真，大拙至美。真，才善才美。当然了，当大家读完全书而合上最后一页时，也会于无声处听到惊雷，自然而然会被世铮先生为事业的呕心沥血和为写作的真心实意所感动。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更一目了然了。

全书的前前后后，没有安排名家大师题字赠《序》，没有装帧兴高采烈的合影留念。全书干干净净。我们给艺术家清出了一片净土。远离那歌舞升平而又喧嚣不息的嘉年华，在缕缕清泉旁，在阵阵清风中，他可以慢慢地写，我们更可以静静地读。这才是传统文化需要的生态环境。这些文章比题字合影更可贵。贵在老人不为自己树名声，仅为昆曲立生命。

本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世铮先生在这近一年的时间内撰写而从未发表过的。小部分曾经发表，其中有水磨曲集剧团和陈彬老师于2000年在台湾出版的好书《我是昆剧之“末”》中的几篇。世铮现在根据自己在近二十年的厚积，又重新做了很多重要的修改。

本书的编者程曙鹏先生，原是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编辑，是世铮先生六十五年昆曲生涯中的知己挚友。这次邀请程老师为张老师的文字把把关，这不但是二老再添新缘，而且编者老程坚持忠实于作者老张的原文，也体现了二老在著作上的君子之交。

世铮老师是《昆曲百种大师说戏》二十九位讲者之一。当今，昆曲舞台处处姹紫嫣红，也不时见到断井颓垣。他见义勇为，认真“话昆曲”，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协助老艺术家把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于史传于后，这是我们重大的责任。

“天下对昆曲有情，宁有如那几代老艺术家者乎！传统艺术，死可以生。离魂而不可回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这是传统艺术和传统艺术家给我们的启示。

《大师说戏》工作室

丁酉年立秋

总 目

序 言 001—004

论 理 001—050

谈 艺 051—122

说 事 123—288

谢天地 289—292

后 记 297—298

目 录

序 言	001
-----	-----

论理

论昆剧《十五贯》的成功与启示	003
论昆曲的继承与发展	010
昆剧向何处去	019
昆曲如何奋斗才有出路?	024
师资是昆剧抢救、继承的关键	028
昆曲必须姓“昆”	034
昆曲唱念咬字 亟待规范统一	040
成功演出带来的思索	046

谈艺

谈昆曲各行当的表演特点	053
谈谈对“四功五法”的新认识	060
昆曲末行在“三脚撑”戏中的作用	065

三个同类人物的不同塑造	069
谈昆曲服装“宁穿破，不穿错”的重要性	075
谈“介白”这门学问	079
谈谈拍曲和读文	083
选好道具用好扇	086
整理、编导台版《狮吼记》的思考	089
传统昆曲与其他传统艺术的完美交融	092
说戏：《卖书纳姻》	096
说戏：《十五贯·判斩》	103
说戏：《十五贯·见都》	110
说戏：《十五贯·疑鼠》	115

说事

说说昆曲的故事	125
平凡的起点	126
拉大幕是学艺的好课堂	128
舞台就是床	129
不睡床上睡床下	131
不睡卧铺睡椅下	132
三人合吃一碗阳春面	133
澡堂会议决定了剧团的命运	134
家庭戏班与“世”字辈	136
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国风苏昆剧团	138
在剧团过第一个春节	140
进团后学员的零用钱	141

第一次登台	142
我的启蒙老师包传铎	144
突然倒嗓演《水斗》	145
剥光的鸡蛋脸	147
窘困南京	148
看戏有益	150
周传铮老师为我们上唱腔课	152
启蒙老师的教学理念	153
昆剧《十五贯》诞生记	154
抄剧本与学工尺谱	156
一张说明书之谜	158
小剧团进了中南海	159
步行去紫光阁开会	161
不寻常的奖励	163
载誉归来	164
传瑛老师的远见选择	165
传瑛老师带头跑龙套	167
看传铃老师演《打店》	168
赴宴	170
为俞振飞先生配演《醉写》	172
救场：饰演过于执	173
救场：饰演周忱	175
救场：再演况钟	176
救场：饰演裴少俊	178
一位受人尊敬的笛师——李荣圻	180
背纤，拉来了满台道具	182

下乡演出，喝浇过粪的农田水	184
五十年代末，戏曲界的浮夸风	185
从《鸣凤记》到《风筝误》	186
看传淞老师的急性应变	188
五个人演出一台戏	189
传瑛老师放手让我当导演	191
“拾拾刨花柴”	192
满师	193
在那吃饭凭票的日子里	195
一个烟蒂头	197
失手的“焦光普”	199
传淞老师的谆谆教导	201
向岳美缙学《赠剑》	203
传瑛老师鼓励我教授过于执	204
周恩来总理与昆曲	206
六十年代的赶超风	210
关肃霜老师来杭拜师	211
周传铮老师醉酒	212
请假辞演的情由	213
观众到后台索要“脸谱”	215
无名手指上的“标记”	216
他把“抄家、批斗”当演戏	217
“传”字辈老师改名	218
两根杠棒	220
剧团巡演，看交通工具的变化	221
剧团解散	223

为恢复“浙昆”而奔波	225
“浙昆”恢复前后	227
复排《十五贯》	229
两个建议	230
他要学小生	232
与传瑛老师在昆曲咬字上的争执	234
南昌演出中突然停电	236
为传瑛老师配音	238
谢幕，不能可有可无	240
为传淞老师配演《吃茶》	242
沈传芷老师在座谈会上声泪俱下	243
郑传鉴老师的饮酒习惯	244
两位老师的最后一场演出	246
剃头的纠结	247
一百九十岁合演《春香闹学》	249
“梅花奖”演员演花神	251
传瑛老师病榻传艺	253
九十年代昆曲的又一次危机	254
无伴奏录音的一百五十出戏	256
他尊师重道令人感动	258
三件衬衫	260
首次赴台教学	261
帮“水磨曲集”演出检场	262
演出中椅子倒塌	263
他乡遇故知	265
享受国宴	267

一个多月只教一段【一枝花】	268
一段与众不同的【胜如花】	270
台湾的“七仙女”	272
昆曲界的拜师收徒	274
为上海戏校编撰昆曲教材	276
接受《大师说戏》的后期制作	278
昆曲不仅仅是一部《牡丹亭》	280
为国光剧团传授《搜山打车》	282
地铁站里的那一跤	284
“没有工资也可以工作”	286
浙江艺校昆曲班学生不带手机进校门	287
为学生传授昆剧《十五贯·判斩》	288

谢天地

谢天地	291
张世铮昆曲年表	293
后 记	297

论 理

论昆剧《十五贯》的成功与启示	003
论昆曲的继承与发展	010
昆剧向何处去	019
昆曲如何奋斗才有出路?	024
师资是昆剧抢救、继承的关键	028
昆曲必须姓“昆”	034
昆曲唱念咬字 亟待规范统一	040
成功演出带来的思索	046

论昆剧《十五贯》的成功与启示

长年耳濡目染昆曲艺术，感悟颇多。《话昆曲》之所以把有关昆剧《十五贯》的所见所闻作为全书的开篇，是因为这出戏给奄奄一息的昆曲注入活力，让历史悠久、艺术含金量极高的古老剧种起死回生，在昆剧发展史上是一座丰碑。她对我来说，是助我领悟昆曲艺术最重要的一出戏。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特例。国家领导人亲自观看并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好评如潮，震动剧坛。《十五贯》的巨大成功，业已载入史册，毋用我赘述。我想说的是，她给我的启示，远远超出艺术的范畴。对我而言，这出戏是明灯，是名师，深深影响我全部艺术人生。她给我的启示，也许可以说车载斗量。因篇幅所限，《话昆曲》只能试说一二。

启示之一：“三起三落”发人深思

昆曲（演出团体改名昆剧）起源于元末明初形成的昆山腔，经魏良辅、梁辰鱼对昆腔进行改革，逐渐发展成全国性剧种，是中国最古老、对现存的戏曲剧种影响最大的剧种，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戏之祖”，或称“百戏之师”。

近五百年来，发源于江南水乡的江苏昆山的昆曲，经历了形成、发展、流行、鼎盛、衰退、冷落、危亡、复苏、新生、繁荣、夭折、重生、兴起、挑战的漫长的曲折过程。翻开中国戏曲史，数百个戏曲剧种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昆曲，是唯一“三起三落”的剧种。

“一起一落”历时最久，长达三四百年。“一起”始于昆曲走出江苏昆山，扩大流行区域，南下北上，名扬上海，享誉北京，有过近二百年独领风骚的辉煌，也有衰败到演员仅存三四十人的没落境地。昆曲跌入谷底，约在20世纪40年代末。因连年战祸，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昆曲不是解散演出团体，就是失去剧场，被迫离开城市，成了到处流浪江湖的戏班。昆曲一蹶不振，濒临危亡。

“二起二落”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止于7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保存濒临灭亡的昆曲，周传瑛、王传淞等“传”字辈艺人，加盟国风苏剧社，建国后组建国风苏昆剧团，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半副昆曲班子。昆曲演员不得不兼演苏剧。我是奔着昆曲进团学艺的，可我演的开蒙戏却是苏剧《王定保借当》。昆曲借助苏昆剧团这一载体慢慢复苏，是不争的事实。而她完全恢复元气，东山再起，则是因晋京公演《十五贯》引起极大轰动，连演四十六场，观众达七万多人次，破天荒地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一度濒临湮没的昆曲重新焕发生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剧团，体制由私营改为民营公助，再改为国营。1956年，团名从国风苏昆剧团改成浙江昆苏剧团，1960年正式定名为浙江昆剧团。剧团改名并非简单地换个“招牌”，而是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是一大进步。改名后，演出的昆曲不再是纯粹的“阳春白雪”，不再是孤芳自赏的高雅艺术。走的是亲民化、大众化、雅俗共赏的新路。昔日昆曲因曲高和寡而日趋式微，今天昆剧因接地气走出困境，前程似锦。全国继“浙昆”之后，又相继建立了上海、北京、江苏、湖南、苏州等省市级专业昆剧团。昆曲以新的面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十五贯》成为昆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正当昆曲欣欣向荣，方兴未艾，将要重塑辉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文艺百花园天寒地冻，花木凋零。昆曲这株万众瞩目的奇葩被打入冷宫，“浙昆”等七大院团纷纷被解散，昆剧又一次陷入绝境。

“三起三落”大致有三个阶段：重生、兴起、挑战。昆曲“重生”起于1976年“文革”结束，七大昆剧院团相继恢复。“重生”之日亦是“三起”